**《論語》學而第一**

【０１】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【註釋】(1)子：古人對男子的尊稱。《論語》中“子曰”的”子”都是對孔子的稱呼，義同“先生”。(2)時習：按時溫習。(3)說（yue）：同“悅”。(4)朋：古時同門為朋，同志為友。同門就是同一師門，也就是同學的意思。(5)慍（yun）：怒。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“學習知識並按一定的時間去溫習它，不也是很高興的嗎？有同學從遠方來，不也是很快樂的嗎？不被別人了解而不抱怨，不也是很有君子風度的嗎？”

【解讀】求知自得其樂，交友衷心喜悅，懷才不遇也不怨天尤人。好一個從容不迫，悠然自得的儒雅君子！現代人行色匆匆，疲於奔命。知識爆炸，讀書囫圇吞棗猶恐不及；人情淡薄，交朋結友工於算計；追名逐利，懷才不遇怨天尤人。古典風範蕩然無存，現代焦慮油然而生。你我捫心自問：還有儒雅的君子風度嗎？還有幾多衷心的喜悅幾多無猜的歡樂呢？

【０２】有子曰：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 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 」

【註釋】 （1）有子：孔子的學生，姓有，名若。（2）鮮（xian）：少。（3）與：同“欽”，語氣詞。

【譯文】 有子說：“孝順父母，尊敬兄長卻喜歡冒犯上司的人，是很少的；不喜歡冒犯上司卻喜歡造反的人，更是從來沒有過。 君子致力於根本，根本確立了，道德原則就會形成。孝順父母，尊敬兄長，這就是實行仁道的根本吧!

【解讀】孝順父母，尊敬兄長是實行仁道的根本。這實際上就是《大學》“齊家治國平天下”的道理，也就是孟子去見梁惠王時所說的：“尊敬自己的老人，並由此推廣到尊敬別人的老人；愛護自己的兒女，並由此推廣到愛護別人的兒女。做到了這一點，整個天下便會像在自己的手掌中運轉一樣了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  
簡言之，只有愛自己的親人，然後才能愛別人。相反，一個連自己的親人都不能敬愛的人，是不能敬愛別人的。所以，在儒家學說中，一個人對父母是否孝順，對兄長是否尊敬這絕不是一個個人問題，也不僅僅是一個家庭問題，而是關係到社會是否安定，天下是否太平的大問題。  
當然，隨著宗法制度的解體，血緣關係作為社會紐帶的作用日益減弱，孝弟與否的問題似乎也逐漸從社會退入家庭，從“法”的領域退入“道德”的領域。尤其是，隨著“獨生子女”制度的實行，很多家庭已無所謂兄弟姊妹，也就無所謂“弟”（尊敬兄長）的問題和觀念了。這又是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呢？下一篇（花言巧語的人沒有仁德）

【０３】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

【註釋】 （1）令色：令，好、善；色，臉色。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“花言巧語，一副討好人的臉色，這樣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。”

【解讀】巧言令色。這是一幅偽君子的畫像。如果再加上孟子借用曾子的兩筆，那可真稱得上是絕妙了。  
曾子說：“脅肩諂笑，病於夏畦。”聳起兩個肩頭，做出一副討好人的笑臉，這真比頂著夏天的毒日頭在菜地里幹活還要令人難受啊！（《孟子·騰文公下》）  
儒者對偽君子的鄙棄之情溢於言表。僅孔子對“巧言令色”的斥責，在《論語》中就記有三次（其它兩次見於《陽貨》、《公冶長》）。  
然而，在歷史上，在現實中，這種巧言令色，脅肩諂笑的人卻並不因為聖人的鄙棄而減少。他們雖無仁德，難成正果，但卻有的是用武之地，能使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國危天下亂。所以，直到今天，我們仍然要牢記聖人提醒我們的話，時時警惕那些花言巧語，一臉笑得稀爛的偽君子。

【０４】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—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

【註釋】 曾子：孔子的學生，名參，字子輿。三省：多次自我反剩“三”表示多次，不是實指三次。傳：指老師傳授的學業。

【譯文】 曾子說“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：替別人謀劃是否忠心？與朋友交往是否守信？學業是否時常溫習？”

【解讀】《法句經》說：“人若知愛，則應慎護自己。有心者應於三時之一，嚴以自我反剩”  
儒者的自我反省當然到不了佛教懺悔或基督教日課的程度，也沒有佛或主的神秘色彩。它既不是為死後進天堂，也不是為贖人類與生俱來的原罪而反省，而是為現世的自我完善而進行人格解剖，因此，是一種現實的自我認識，具有鮮明的理性批判精神。

【０５】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【註釋】 (1)道：一本作“導”，作動詞用。這裡是治理的意思。(2)千乘之國：乘，音ｓｈèｎｇ，意為輛。這裡指古代軍隊的基層單位。每乘擁有四匹馬拉的兵車一輛，車上甲士3人，車下步卒72人，後勤人員25人，共計100人。千乘之國，指擁有1000輛戰車的國家，即諸侯國。春秋時代，戰爭頻仍，所以國家的強弱都用車輛的數目來計算。在孔子時代，千乘之國已經不是大國。(3)敬事：敬字一般用於表示個人的態度，尤其是對待所從事的事務要謹慎專一、兢兢業業。(4)愛人：古代“人”的含義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別。廣義的“人”，指一切人群；狹義的“人”，僅指士大夫以上各個階層的人。此處的“人”與“民”相對而言，可見其用法為狹義。(5)使民以時：時指農時。古代百姓以農業為主，這是說要役使百姓按照農時耕作與收穫。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“治理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，就要嚴謹認真地辦理國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，誠實無欺，節約財政開支而又愛護官吏臣僚，役使百姓要不誤農時” 。

【解讀】孔子在本章中所說的話，主要是對國家的執政者而言的，是關於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。他講了三個方面的問題，即要求統治者嚴肅認真地辦理國家各方面事務，恪守信用；節約用度，愛護官吏；役使百姓應注意不誤農時等。這是治國安邦的基本點。  
康有為說，孔子的學說是“愛人”，汎愛一切人。但本章裡所說的“愛人”則非此意。他所說的“人”不是百姓，而是官吏，是有地位的人；而“民”才是百姓，是被治者役使的對象。可見，“愛人”不是愛一切人，而只是愛統治集團中的人。“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”的思想是合理的，反映了孔子的社會思想。但這與“愛人”與否則無太大干系。從另一個角度說，孔子這裡是為統治者治理國家、統治百姓出謀劃策。  
魯迅曾經指出：“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，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，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，為民眾本身的，卻一點也沒有。”（《且介亭雜文二集·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》）這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看待孔子治國方略的。因而頗具尖銳性。

【０６】子曰：「弟子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馀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【註釋】 弟子：指學生或年紀幼小的人。入則孝，出則弟：”入”指”入父宮”，即到父母的房間裡去；”出”指”出己宮”，即走出自己的房間與兄弟相處。親仁：親近有仁德的人。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”同學們在父母面前要孝順父母，與兄弟相處要尊敬兄長；說話要謹慎而講信用；博愛大眾而特別親近那些有仁德的人。做到了這些之後，才談得上學習文化知識。”

【解讀】首先是做人的品德修養，其次才談得上學習文化知識。德育第一，智育第二，這兩者的關係是非常明確的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你要學習文化知識，精通學問之道，也只有從做人的體會、人生的經驗入手，才能夠學有所成，學以致用，而不會成為讀死書的書呆子。這也就是”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”（《紅樓夢》第四回）的道理所在。可見，不論是德育第一，智育第二的教育方針，還是在各級各類學校開設”德育”公共課，設專職”德育教授”，都是持之有故，繼承著儒教傳統的。

【０７】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 吾必謂之學矣。」

【註釋】 子夏：孔子的學生，姓卜，名商，字子夏。賢賢易色：第一個”賢”字作動詞。用尊重賢人來代替（易）愛好美色，也就是新生賢人超過愛美麗的女人。致：獻。

【譯文】 子廈說：”尊重賢能的人超過愛美麗的女人；侍奉父母能盡心竭力；侍奉君王能鞠躬盡瘁；與朋友交往說話守信用。這倦的人，雖然說沒有學習過什麼，我也一定要說他是學習過的了。”

【解讀】衡量學習與否的標準不是看學歷，不是看文憑，而是看你的行為，看你的言談舉止。作為孔子的高足之一，子夏可以說是深得了老師的真傳。  
孔子說：”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”子夏說：”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”都是教人求實務本，學以致用；先做人，後做學問。這也使人想到毛澤東的教導：”讀書是學習，使用也是學習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。”  
說來也是，一個人儘管學富五車，才高八斗，如果行為方式、言談舉止乖廖愚笨，不能解決一兩個實際問題，又有什麼用呢？相反，一個人雖然沒有什麼文憑，沒有進過大學校門，但他言談舉止得體，行為方式正確，能夠有所創造，有所發明，難道你能夠說他沒有學習過什麼嗎？這就是求實務本，學以致用的道理。

【０８】子曰：「君子不重，則不威；學則不固。主忠信。無友不如己者過，則勿憚改。」

【註釋】 無：不要。憚：怕。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”君子不莊重就沒有威嚴，學習也不能鞏固。要堅持忠誠和信用，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。有了過錯要不怕改正。”

【解讀】關於威嚴的問題，孔子曾經和學生子張談起過。孔子說：”君子衣帽整齊，目不邪視，莊重嚴肅使人望而生畏，這就是威嚴而不兇猛。”（《堯曰》）說起來，也就是要求人們穿著合度，舉止得體。反之，則如俗語所說：”歪戴帽子斜穿衣，一定不是好東西。”衣冠不整，言行輕薄，給人隨隨便便的感覺，則很難有威嚴。人既陷於輕薄草率，玩世不恭，不能謹言慎行，學習自然也就很難有所成就，不能鞏固了。當然，穿著合度，舉止得體並不是非得要西裝革履，一本正經。這方面走過了頭，也很容易成為迂腐的假道學先生。  
關於不要和不如穩步發展的人交朋友的問題，歷來有不同的理解。一種理解說，如果人人都只和比自己好的人交朋友，那就誰也沒有朋友可交了，由此而認為聖人所說有操作上的困難。另一種理解則認為”無友不如己者”不可作拘泥的理解。聖人所說，決不是教人先計量彼此的高下優劣再定交朋友的條件，如果這樣，不是成為交情當中的勢利眼了嗎？聖人所說，不外乎是要求我們在交朋結友中著眼於人家比自己好的方面，而不要著眼於人家不如自己的方面。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能在交友中看到自己的差距，從而不斷提高自己，完善自己。從這倦的角度來理解，我們就能明白這一句與下一句”過則鐵憚改”之間的內在聯繫，而不至於認為是空谷來風，毫不相干的了。

【０９】曾子曰：「慎終，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

【註釋】 終：老死，指父母去世。遠：祖先。

【譯文】 曾子說：”謹慎地辦理父母的喪事，虔誠地追念祭祀祖先，這樣做就可以使老百姓的道德風俗歸於淳樸厚道了。”

【解讀】 慎終追遠是孝道的體現，按照孔子另一位高足有子的說法，也就是衽仁道的根本。（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）所以過去給皇帝的秦議常有”聖朝以孝治天下”一類的話。普通人家的祖宗牌位上面也總是有”慎終追遠”這四個字，表示這是一個講孝道的家庭。直到今天，一般中國家庭也沒有廢棄”慎終追遠”。雖然祖宗牌位已沒有了，但父母去世的喪事還是要慎重地辦一辦的，清明時節，很多家庭也還是沒有忘了上一上祖墳，燒幾炷高香。當然，那種借父母去世而大辦喪事，大四張揚以撈取錢財的做法，已經違背了”慎終”的精神，不僅不能使民風歸於淳樸厚道，反而使人虛假意，陷於商業化的人情算計之中去了。

【１０】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子貢曰：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？」

【註釋】 子禽：姓陳，名亢，字子禽。子貢：孔子的學生，姓端木，名賜，字子貢。夫子：古代對人的敬稱。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司寇，所以他的學生稱他為夫子。後來也因此而沿襲稱老師為夫子。其諸：表示推測的語氣，相當於”大概”、”或者”之類的意思。

【譯文】 子禽問子貢說：”夫子每到一個國家，都必定得知那個國家的政治情況。是他求來的呢？還是別人主動告訴他的呢？”子貢說：”夫子是靠溫和、善良、恭敬、儉樸、謙讓而獲得的。夫子這種獲得的方法，大概和別人獲得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吧？”

【解讀】 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表現在外是一個人做人的態度，行為的風範；植根於內則是人格的修養，文化的積澱。孔子因為有這樣的修養和風範，所以別人會主動部政於他，請求他的指點。  
當然，真要參與政事，治理國家，改造世界，僅有這種溫、良、恭、儉讓的風範是不夠的。所以革命家毛澤東要說：”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做文章，洋是繪畫繡花，不能那樣雅緻，那樣從容不近，文質彬彬，那樣溫良恭儉讓。”（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）  
說到底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是夫子的風範，儒者的本色。所以，即便是孔子本人，雖然別人都願意問政於他，但他最終還是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，只好回國做一個教書先生了此一生。

【１１】子曰：「父在，觀其志；父沒，觀其行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【註釋】 其：他的，這裡指兒子，不是指父親。沒：死去，與”在”相對。三年：泛指多年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”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，觀察他的志向，當他父親死去以後，觀察他的行為。如果他長期不改變父親的原則，可以說是做到孝了。”

【解讀】《中庸》說：”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”也就是說，所謂孝，就是要繼承先人的遺志，完成先人未竟的事業。這與”三年無改於父之道”的意思是一脈相承的。就現代社會而言，即便父在，父子之間已多半是”人各有志，不能強勉”，哪裡保得住”無改於父之道”呢？更不要說父沒以後三年乃至更長的時間了。  
不僅現代社會如此，就是在封建宗法制的時代，儘管父親的絕對的權威，也仍然有”訓有方，保不定日後作強梁”（《紅樓夢·好了歌解》）的現象發生。所以，對於”三年無改於父之道”，也不可以作”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兒打洞洞”式的刻板理解，否則，盜賊的兒子不也就只有以做盜賊來盡孝道了嗎？  
一言以蔽之，”三年無改於父之道”不外乎是在一般意義上要求我們繼承父親的遺志，完成父輩的未竟事業罷了。

【１２】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；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【註釋】 斯：此，這。節：節制，約束。

【譯文】 有子說：”禮的施行，以和諧為貴。以前聖王的治理之道，好就好在這裡，不管小事大事都遵循這一原則。倡有行不通的地方，只知一味地為求和諧而求和諧，不用禮儀來加以節制，那也是不行的。”

【解讀】 禮本來指的是區別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應的禮節儀式。但禮的根本目的又在於起中和作用，也是要達和諧的境界。這樣就造成了禮與和之間既相矛盾又相統一的辯證關係。按照儒家的禮治觀點，就是要人們在遵守禮法的前提下和睦相處所。所以一方面是”禮之用，和為貴”，”和”是目的；另一方面，一味地為和而和，不以禮來進行約束，不講原則，也是不行的。這就是和與禮的辯證法。用於處理人際關係，也就是既要團結，家和萬事興，和氣生財，又要堅持原則，不能搞庸俗的一團和氣，吹吹拍拍。說到底，還是毛澤東給我們開列的公式：團結－－批評－－團結。下一篇：怎樣才算是好學？

【１３】有子曰：「信近(1)於義(2)，言可複(3)也；恭近於禮，遠(4)恥辱也；因(5)不失其親，亦可宗(6 )也。 」

【註釋】 (1)近：接近、符合的意思。(2)義：義是儒家的倫理範疇。是指思想和行為符合一定的標準。這個標準就是“禮”。(3)复：實踐的意思。朱熹《集注》雲：复，踐言也。” (4)遠：音ｙｕàｎ，動詞，使動用法，使之遠離的意思，此外亦可以譯為避免。 (5)因：依靠、憑藉。一說因應寫作姻，但從上下文看似有不妥之處。 (6)宗：主、可靠，一般解釋為“尊敬”似有不妥之處。

【譯文】 有子說：“講信用要符合於義，（符合於義的）話才能實行；恭敬要符合於禮，這樣才能遠離恥辱；所依靠的都是可靠的人，也就值得尊敬了。”

【解讀】孔子的弟子有子在本章所講的這段話，表明他們對“信”和“恭”是十分看重的。“信”和“恭”都要以周禮為標準，不符合於禮的話絕不能講，講了就不是“信”的態度；不符合於禮的事絕不能做，做了就不是“恭”的態度。這是講的為人處世的基本態度。

【１４】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【註釋】 就有道：接近德才兼備的人。正：改正，修正。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”君子飲食不貪求飽足，居住不貪求舒適，做事勤敏而說話謹慎，接近德才兼備的人而改正自己，這樣就可以說是好學的了。”

【解讀】 安貧樂道，不重視物質生活享受卻追求精神境界的昇華；多做少說；以他人為鏡來改正、修養自己。做到了這三個方面，就可以說得上是好學的人了。在這三個方面之中，最難做到的是第一個方面—-安貧樂道。尤其是物慾橫流，金錢具有擋不住的誘惑的時代，一個大學生每月的費用少說也是幾百元，孔子所描繪的好學的典型，不過是一個寒酸而跟不上時代潮流的窮書生罷。當然，在重精神而輕物質的時代，這種”窮書生”的形象未嘗不是值得學習的榜樣。所謂”越窮越革命，越窮越光榮”的說法，不是離我們今天不遠嗎？

【１５】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；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詩云：【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】，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【註釋】 諂（chan）：巴結，奉承。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：見《詩經·衛風·淇澳》。這兩句詩有兩種解釋：一種認為切、磋、琢、磨分別指加工獸骨、象牙、玉、石頭為器物的工藝，引申意義則指學者做學問和修養自己離開了切磋琢磨就不能成器。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切、磋是指加工牙骨的工藝，切開了還得磋（銼平）；琢、磨是指加工玉石的工藝，琢（雕刻）了還得磨（磨光滑） 。引申意義則指學者做學問和修養自己要精益求精。從本節上下文的意義來看，宜作精益求精的理解。其：大概，想必，表示推測的語氣。賜：子貢的名。諸：之。

【譯文】 子貢說：”貧窮而不去巴結人，富有而不驕傲奢侈，這種人怎麼樣？”孔子說：”可以，但不如貧窮而好禮的人。”子貢說：”《詩經》上所說的切磋琢磨，精益求精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？”孔子說：”賜呀，現在可以和你談論《詩經》了，因為告訴你一件事，你已經可以領會未告訴你的事，舉一反三了。”

【解讀】 子貢顯然是一個聰明的學生，”告諸往而知來”，能夠舉一反三地領會教師的意思。所以孔子認為可以和他討論《詩經》這樣較為深奧的學問了。撇開孔子對子貢的讚揚不談，我們來看看子貢所說的”貧而無謅，富而無驕”與孔子所說的”貧而樂，富而好禮”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區別。其實，無論是”貧而無謅，富而無驕”，還是”貧而樂，富而好禮”，都做了孟子所說的”貧賤不能移，富貴不能淫”。但二者又有層次和境界上的差別。”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”是說一個人雖然窮困，雖然倒霉了但還是不諂媚，不拍馬屁，不去巴結討好人；雖然富有，雖然發財了但還是不以財傲人，不得意忘形，不驕奢淫逸。能做到這一步當然是很不錯的了，但嚴格說來，做到這一步還只是限於對貧富本身的計較，進而上升到對禮樂之道的追求了。達到這種境界的人，就像《呂氏春秋》上所說的那樣：”窮亦樂，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。”（《呂氏春秋·孝行覽·慎人》）孔子”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，顏回”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，都是這種境界的體現。當然，對於”奔小康”的當今國人來說，更有現實意義的似乎是”富而無驕”，”富而好禮”的問題了。”富而無驕”，不處處擺出一副”大款”的派頭固然是不錯，但如果能夠更進一步”富而好禮”，追求精神方面的涵養，追求學問，講究做人的道理，尊重別人，處處以仁愛之心待人，那豈不是達到更加高尚的境界了嗎？

【１６】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之，患不知人也。」

【註釋】 患：憂慮，怨恨。不己知：“不知己”的倒裝。

【譯文】 孔子說：“不憂慮別人不了解自己，只憂慮自己不了解別人。”

【解讀】別人不了解我，我還是我，於我自己並沒有什麼損失。所以，“人不知而不慍”，值不得憂慮，更沒有怨天尤人。相反。“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我不了解別人，則不知道別人的是非邪正，不能親近好人，遠離壞人，這倒是值得憂慮的。  
當然，說是這麼說，要真正做到卻是不容易。所以聖人不僅在《學而》打頭的一章裡告訴我們說：“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”而且又在這末尾的一章裡再次語重心長地說：“不患人之不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全篇恰久首尾照應。

**原文：**[論語（儒家）](https://www.ifreesite.com/scriptures/analects.htm)